

● 王 宝 国 作 品 选 集

粪王的天空

王宝国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粪王的天空

王宝国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王的天空/王宝国 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75—1564—8

I. 龚… II. 王… III. 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I·1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 005972 号

龚王的天空

作 者	王宝国
责任编辑	张慧君
封面设计	李 斐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泰山文印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5—1564—8/I·140
定 价	28.60 元

特别导读

杨宇金

一

王宝国，何许人也？一个从十七岁就在济南打工的厨师；一个整天屁颠屁颠干酒店的小老板；是一个自称是人和农民的文坛偷猎者。读懂他，因为他只有十个字的一首诗：活着/忍着痛/笑出泪/到死！

二

这是他历时五年反复四稿写的八个中篇，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声大笑，忍不住恶心，忧郁得狂想，歇斯底里得癫狂，悲愤得想撞死自己和让人平和的休眠的八个中篇。在这八个中篇中，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是同一群人、同一场景，表现了聚和散，而六个中篇竟是六个爱情故事，其中人物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又有一条主线贯穿八个中篇，组成了一部血肉丰满的，描写整个家族欲望历程的大作。

三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魇少年》已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锐气，甚至是只有天才才有的偏执和充满叛逆的个性。而《粪王的天空》展现出他成为大家的一切风范。他天马行空的写作风格让作者甚至从书中跳出来，来写真他自己，并成为书中发展的线索和故事情节。他写道：“将来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个叫宝国的厨师。”真

是狂放至极。

四

动物属性与人物性格相互贯穿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掩卷而思,那一个个从文化革命到现代发生的爱情故事都鲜活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乖巧的骡驴》中的骡驴性格和滑稽可笑;《孤狼唇边》孤狼的野心与欲望;《冷鹤艳舞》那被压抑的激情;《焦灼的白象》中白象那挣扎的无奈;《狂犬梦魇》那份阴冷和颠狂;最让人难忘的是《粪王的天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历史寓言,让人久久难以释怀。整部书中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让人产生以头撞墙的悲情和悲愤,却又对这一切,以笑来掩盖的无奈和无助。只用“老天爷开了屁眼”(书中语)一语了之,这是开头让人开怀大笑,但越往后越悲切的书。

五

关于性,关于自然主义;他写性只为了一个主题:反映人性。当出现叶灵芝(书中政治和历史所产生的悲哀的女性),为了保住处女之身,而让江紫风(书中的粪王)“干”了“腚眼”的时候,一切关于色情的成分,关于性的描述都变得那么严肃。扪心自问,追问良心,当性成为作品的卖点时,而作者已把性描写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探索者、更或者是悲天悯人者,体现出了一只有真诚之士才有的伟大心胸和情怀,一种审视历史的无私和良知。

六

三个难得:难得王宝国这个初中生,当他决定投身写作后的坚韧,我看他写的稿,错字连篇,甚至三个“的”“地”“得”使用的都不恰当,可他写出来了,写的让人震撼和感叹;难得他干厨师,又当酒店老板的那种追求,在金钱面前,他还在忠贞着这一份理想;难得

他的雄心壮志,失败和绝望在他面前总会被轻轻化解,他是那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当墙壁把他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他却笑称已练成了“铁头功”……这家伙,是以后文坛绝不能小瞧的人物!

七

他在开篇说:“这是一个挣钱和做爱的年代”。看看吧,想想吧,挣钱和做爱那无限的焦灼,我已看了,才写下如上感言:这是一部比那些伪君子作品真诚和伟大无数倍的现实主义力作。

八

最后祝愿他:干好酒店炒好菜,养活好家庭谈好恋爱,少写错别字,好书一部部来。

(作者杨宇全,青年文艺评论家,杭州市艺术创作中心副主任,已有专著《艺谭心影》、《山东杂技史略》、《砚边碎语》、《文人墨客两相宜》、《风雅钱塘》,另有长篇小说《我爱厕所》即将面世。)

目 录

特别导读	(1)
欲望森林(人物)	(1)
乖巧的骡驴(世俗的爱情)	(38)
孤狼唇边(迷失的爱情)	(88)
冷鹤艳舞(错乱的爱情)	(133)
焦灼的白象(困顿的爱情)	(180)
狂犬梦魇(颠狂的爱情)	(212)
粪王的天空(湮没的爱情)	(238)
飞鸟投林(曲终人散)	(311)

欲望森林

——人物

这是一个挣钱与做爱的时代

——崔健

—

叶灵芝要去见江紫风“江大老板”……

当初青春年少的俩人穿越“强奸村”，有人指着她身边的恋人不停的嘲笑道：大姑娘说梦话，这个“棒槌”好，这个“棒槌”好……她望着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心里不由生出难抑的情感……

叶灵芝想着，照着镜子，暗黄的脸多了层红晕，印堂有些发亮，双眼像挂层淡霜的葡萄，她使劲眨呀眨，还能散发出撩拨男人心弦的媚劲。嘴角几丝细细的皱纹因为微笑而变浅了。

她感谢上苍，50多年的岁月沧桑，她还保留着半老徐娘的风韵，残存着美丽青春的资本。

“要微笑到最后。”她对自己说。

她苦等这么多年，用心经营和钻研这么多年，成功的预感第一次这么强烈。一阵阵快感正游走于全身的枝节末梢，如同赤道海洋中那饱涨的海葵，在暖流里尽情摇曳着兴奋的触角，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抓住这次绝佳的发财机会。看在老情人的缘份上，江紫风不应该吝啬。自己年轻时必竟让他“办”了吗？

“要微笑到最后，保持住微笑！”她告诫自己，因为只要她凝滞

面容,会变得老气横秋。

她又瞅了一眼墙壁上的石英钟,掐指算计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扔掉镜子,走进厨房,边走边纠正自己一贯的“口误”：“不是‘微笑到最后’,是‘笑到最后’”她对自己时不常的“口误”和“乌鸦嘴”毫无办法。

厨房内鸡香扑鼻,炉灶上用小火煲着砂锅,叶灵芝小心翼翼地用抹布包住锅盖,挪开。看到锅内翻滚着奶黄色的鸡汤,那只肉质厚重的老母鸡闪出金黄色的光泽,妖娆的浓郁荤香瞬间升腾,钻进她的鼻腔。

她不由点头,对自己跑了几个菜市场,经过与小贩舌枪唇剑的讨价还价,又找一位大厨师仔细确认,才买来的这只母鸡,感到非常满意。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我对人生的态度,”叶灵芝又想,她要把选择这只母鸡的事,当做成功者必须有的做事态度和技巧,传授给儿子小王,让他少走些弯路,少上些当,少受些骗,注意事事都要仔细认真,追根问底。这样,才能在“江大老板”手下早点成“事”呀!

叶灵芝对着鸡,在脑海中模拟着教导儿子的场景,她该拉住儿子那只抽烟发黄的细长手,说得语重心长,老辣无比:要做个有心人,比如这给病人进补吧,都认为送王八,人参,乌鸡什么的好。可我请教一位大厨之后,才知道那些玩意不行,都是人工养殖的,靠激素、避孕药、添加剂,跟吹气球一样催肥的,徒有虚名,没有营养,还多花钱,对人体大大的有害!要真正进补,还得选农家在院子里散养的土鸡,专吃草籽和粮食的那种!“江大老板”家不就是养只土鸡吗?听说他每天早上都吃土鸡蛋!

“明白了吗?”叶灵芝抑制不住,对着鸡说了一声。又拿来一根筷子,小心捅捅鸡,却又生怕捅破皮,影响美观,就用筷子从鸡屁股处捅,捅着捅着,又想起“江大老板”年轻时的悍样,他钢样的“家

伙”在自己屁股处捅来捅去……她发现鸡已经很烂了。

她翻着白眼，回到石英钟跟前，又掰着手指算计时间，觉得那个大厨说的时间不对，厨师说，炖老母鸡用小火，最起码也要炖上两个多小时。可现在，还不到两个小时，厨师是不是在骗她？她忽然想起，在市场上，她领着大厨去挑鸡，这个浑身油光的家伙很烦，说他进夜总会，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挑过“鸡”，大厨师有敷衍她的意思。

叶灵芝皱起眉头，两个多小时前，她义正词严地对鸡贩说：“如果这不是我要的鸡，我一定来砸你的秤！你信不信？”

小贩点头哈腰，信誓旦旦。

想着小贩的“鬼样儿”，叶灵芝警觉起来。她又发现自己的口误，“应该说砸摊才对”，缺斤少两才应当说砸秤，假冒伪劣该砸摊！真是，越老，“口误率”越高。

再想想前段，她把厂里的那些没人要的破石英钟往外賒的时候，也口误好几次，差点儿把高价倒给大商场的秘密泄露出去。叶灵芝又一次告诫自己，待会儿到医院，见到“财神爷”，千万不能嘴上出毛病。她用手飞快的轻轻抽着自己的嘴。

叶灵芝开始行动，把鸡汤里放足味精，熄灭火。在镜子前重又审视一下自己，找准笑的姿态，端着一砂锅鸡汤，裤兜里放着等待签字的一纸合同，到医院去。

医院离她家不远，要穿过一条交通十分拥挤的十字路口，叶灵芝每次路过都格外小心。这条车水马龙的路口，时常发生交通事故。今天，她更加小心，把前后左右、红黄绿灯都看遍了，才端着砂锅走过去。

走过路口，她一阵放松，脚步像燕子一样轻灵。抬眼望去，外圆内方的财源大门正敞开，里面伸出长长的手来，拉着她向前飞奔，她的心“咚咚”直跳，又急又躁。

她就要见到“财神爷”，自己二十几年前的恋人，她为保住自己

的处女之身,让如今这个富甲一方的,当年却是懵懂的傻小子给“干”得“屁股开花”。

青春年少的她,忍辱负重,对自己说:再忠于毛主席,但处女必须还得是处女呀——

二

易启也要去见见岳父大人,江紫风……

老大爷把磨盘大的机遇砸到他头上,他不“雄起”谁“雄起”?难道让中国男足“雄起”?……

这时,他看见清纯的,长有一双林忆莲大单眼皮的女孩。忽觉得该进行一番祭祀,对苍天、厚土和成功的礼拜,祭坛是床,祭品就是面前的女孩——小雪

他伸伸脖子,君临天下一般,有一种飘渺的幻觉,自己就和上苍站在一个高度,背后浮着神的光环。他看自己的手,手中跟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使劲握了握。

“这是命运之神的权杖!”他威风的说。

在别人眼中,易启很走运。生活轨迹上充满小小的传奇,让人感叹的有他攀龙附凤的婚姻:他先神奇般的征服比上帝还上帝的岳母,又融化了寒冰一样的冷美人,让冷气森森的女人,乖乖投进他的怀抱。从此,他便从一个对财富嫉妒得要死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省内大企业,大财团董事长的驸马,掌管岳父大人手下好几个企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他的聪明才智之外,就是魔术般变化无穷的床上功夫,是他打开他的媳妇,外号叫“石女”的情欲闸门,还赢得无数女人的芳心。包括一位充满纯真意韵的娼妓。据说,那妓女同他操练之后,发誓永远不再做肉体生意,只免费供应他。另外,他新婚之夜嫖娼,更是一桩轰动全市的奇闻。

易启,非同寻常,不同凡响。而现在,他的大舅子遭遇严重的车祸,这个挡着他的绊脚石,被老天爷踢开了。从此,他就要真正

进入家族的权力中心,在合同婚姻解除之前,拿到更多权力。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岳父的影响,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妻子良心发现的怜悯,还有岳母无奈的施舍。

他想把这个神奇的泡沫企业打垮,站在企业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王国。他要看“石女”妻子那张漂亮的小脸懊丧成什么样子?后悔成什么样子?他要告诉她:我是多么爱你,可一番苦心换来的依旧是虚情假意和夫妻不能同床。我成了你的摆设和你家族的遮羞布,我一直忍着,我也一直忍了这么久,终于,报复的机会来临了,我让你的家族灰飞烟灭,让你的臭钱烟消云散,后悔的哭泣去吧!哈哈,屈服吧,臣服吧,天下没有后悔药,如果说有的话,我会倾尽所有的财富去购买,买回我当年的痴情,我的挚爱。我绝不会爱上一个“石女”……

易启热血沸腾,他要怒吼,要像人猿泰山一样,砸着自己的胸膛,在万山之巅尽情嚎叫。

易启趴到床上,拿着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嗷嗷”叫起来。

叫够了,扔掉被子,看到房门口站着小雪,女孩一脸伪装出来的迷惘。

易启神秘的笑笑,情绪控制住,他需要计划一下未来。他提醒自己,他还要克制,决不能得意忘形,让岳父一家人看出自己的兴灾乐祸。

“来杯白开水。”他对单眼皮的小雪说。

他坐起来,拉开床头桌上的抽屉,拿出特制的加长火柴,抽出一根,划着。用手指甲掐住火柴根,看小小的火苗燃烧起来。火焰慢慢顺着浸蜡的纤细木杆往下着,在火焰的顶端出现一根弯曲得异常优美的炭灰。炭灰头闪出最后一丝红亮,便告沉寂。

易启爱好这个习惯。当初,他还是穷大学生,得知林彪有这个习惯,他不由试了试,很快,浪费火柴就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嗜好。

他喜欢这样,注视着那细小的火焰。感受弱小的却足已燎原

的光芒。尽可能的让火柴着完。烧着手时，他也要翻转手腕，掌心向下，松开手指，火焰就在下落时，把最后的一点儿木杆也燃尽了。

易启听到女孩的笑声，这个女孩是别人巴结他岳父家，而介绍来的小保姆。她很会来事，从老家里带来散养的母鸡，养在厨房里，天天捡新鸡蛋给主人做着吃，很得岳父岳母欢心。后来易启结婚，被他要到自己家中来。

易启想着这个女孩，准备开始前期的调情行动。

在这间如同清教徒般简朴的卧室里，他的欲望却象蛛网般伸张着，爬满了白粉墙壁的每个角落，密不透风。

“水正好，不凉不热。”小雪把一杯白开水递过来。

易启手里还拿着火柴，他收住思绪，眯眯眼，注视着那双粗糙的，但很白的小手。他不再迟疑，抓住摸索着。

他忽然闻到一股香气，使劲嗅嗅。

易启接触到自己的妻子，还有许多女人，虽然他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但女人身上的香水味总是让他恶心和讨厌。现在，小雪身上那股独有的，清清纯纯的，来自肉质本身的汗香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刺鼻的浓烈香气。他又想起那次在蛇群中的做爱，浓烈的香气让蛇全部受了惊，他壮着胆子才完成了射精，结果以后，他对作爱时间的追求，便不那么雄心勃勃了。他想，是那次作爱，造成了他心理上的阳痿。比他在新婚之夜，光着屁股被抓所遭受的打击更大。易启不由冷冷的盯了小雪一下，松了手，拿手帕，捂住鼻子。

“你知道香水是干什么用的吗？是掩盖身上的狐臭与骚腥的。”易启说。

小雪的小脸顿时粉红，她把水杯放到桌子上，弯着背，嗅嗅自己偏平的胸，又抬起胳膊闻闻自己腋下，然后不好意思的说：“冰冰姐给了一瓶过期的香水，俺怕浪费了。”易启对清纯女孩的惋惜之情也消失了，他站起身来，狠狠摔了手帕。对着小雪，就象摆弄即

将烂了的苹果，寻找该在哪儿下第一口，他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十足的伪绅士，还有一点儿象披着羊皮的狼。

对身边这唾手可得的“嫩肉儿”，易启只所以等到到现在，并不是担心妻子觉察什么。虽然外面传得他很“邪乎”，但他从来没跟“石女”妻子同过一次房。冷美人冰冰才不在乎他在外面搞女人。只要他别做得太过，别影响家族的声誉就行。俩人还是客客气气的，亲密的经济关系。他只担心那名义上的妻子，会嘲笑他品味的低下，连一个农村的小保姆都有不放过……

女孩正是怀春时节，她虽然有些羞涩，有点儿害怕，但她无法阻挡一个情场老手的进攻和挑逗。就在她意乱情迷，准备承受“屠宰”的时刻，房外的电话适时的响了。易启放开小雪，让她去接电话，他则重新去划火柴。这时，他忽然感觉内心虚空的跟糠萝卜似的，水分都蒸发没了……

“俺刚才在厕所，听到电话快跑，裤子……裤子都没系好，所以有点儿气喘……”小雪在房外说话。

“……，嗯……，嗯嗯……，姐你放心，俺照顾的孩子可好了，他睡得可香，他可听话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俺要是给孩子吃半点儿安眠药，就……，就不得好……”

“俺知道你在跟俺开玩笑，可吓死俺了，嗯嗯，一定，一定，俺知道你今晚不回来了。”

易启侧耳听着，听到小雪长长出了口气，他也出了口气，今晚正是时候。

他想：有许多大老板都认为每开苞一个处女，就会带来一年的旺运。虽然他们好多上了当，被现代科技胡弄，掉入人造处女膜的陷阱。但他们依旧祈盼，那几滴血会带来滚滚财运。而他，今晚，将开启“原装”，从他丰富的经验中，他确信，小雪在今晚 would 给他“旺运”的。是的，他的好运也该到了。大舅子十有八九是死定了，总

经理的位子肯定是他的。他要认真做,施展自己被压抑的全部才华。这个已情愫萌动,已经“入巷”的女子,这正像纯正的美酒,已蓄存的够久了,该开封了。

易启喝干了白开水,把自己的领带整理好,起身走到装修豪华的客厅。

这时,从婴儿室传来婴儿响亮的嚎哭声,小雪偷眼望着男主人,但男主人已没有再要动她的样子,这才急忙跑开。这点儿。易启注意到了,很得意。但他想干正事更重要,他调动所有心思找医院的关系,最后想到一个医务主任,想给他打电话,眼光落到红木家具上的仿古豪华电话上,他不由又有些心烦,对妻子千挑万选、追求完美而采购的东西,他都烦。于是决定打自己的手机。

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大。易启几步走到装修得如同热带丛林的婴儿室。小雪正在努力哄一个大胖小子。

易启连瞧都不瞧孩子一眼,他轻轻扶了一下小雪到肩膀的半长发,说:“今晚等着我,我回来之前,你必须洗净身上的香气,这香气呛得我犯鼻炎。”

小雪恍惚的神情这才收敛住,装出几分镇定,点头的同时,偷瞄着眼前这个让她心仪已久的男人。

易启大步出门,他的聪明才智是他成功路上劈荆斩棘的利刃,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走向人生的顶峰。

三

童城也得去见江紫风,去见未来的“亲家”……

自从小女儿小苘被江紫风疯狗一样的大儿缠上,他觉得脸皮和贞操都出卖了……

他腰间的传呼和手机也不知振动多少次了,他都有没管。虽然这是校长对他的特许,整个学校只有他上课可以携带通讯工具,因为他还兼负着学校发财治富的重担。他看了看墙上的表,还有

十几分钟才下课,他要坚持讲完。虽然他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要不会呼得这么急。忽然,他皱了一下眉头。有些灰白色的眉毛在紧皱时,才会出现阳刚的劲力,而平时,他的双眉总是象慈母一样,弯出温柔。

他看到后排那个漂亮的、穿着入时的女生,正在摆弄自己的“电子鸡”。

童诚清了清嗓子,透过茶色镜片瞪了女生一眼。可女生却还认为自个伪装得天衣无缝。她用课本挡着,专心致致的伺弄她那只“鸡”。

童诚不由恼怒起来。他最恨学生不在乎自己竭尽全力的讲课。

他讲着,悄悄下了讲台,一个箭步,冲上去,抬手把那只“电子鸡”攥到手里,他晃着连在“鸡”上的红绳,恨不能把它砸到墙上,一副凶神恶煞状。

但他瞄了一眼小液晶屏,上面那只小鸡真得快不行了,趴在地上,一个劲的哀鸣。

女孩那双美丽的眼睛闪着光,充满了惊恐和痛惜。全班上空凝固住紧张的空气,所有稚气的眼神全死盯着他,他不由心软,叹了口气,重又把东西放到课桌上。

他想到这小玩意儿,正是他的公司在学校门口经营的品种。而且自己的女儿小茜,也喜欢这些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东西。女儿身上、包上“叮叮当当”挂得到处都是。

他曾仔细观察女儿对这“电子鸡”的神情,他差点儿掉下泪来。女儿对“鸡”表现出的柔情跟瀑布一样,而面对整日为她操心费力的父母,却连声谢谢都很少,一副本该如此的模样。

“抓紧养吧,小鸡也怪可怜的。”童诚无奈,这下换来女生“谢天谢地”的生动表情,他不由苦笑。

童诚重新振作,回到讲台,他腰间的手机又振动了一下,他依

旧没看,按死。三角函数这节课还需要给学生留下一个漂亮的,便于记忆的尾巴。

“老师,你的手机亮了八次,你的传呼震荡了六次,快点接吧,我们理解,不告发你。”前排一个机灵的男生好意的说。

“怎么?你手机模样的传呼不响,也不能急成这样?”

童诚巧妙的诘问,男生吐吐舌头,摸摸腰间的假手机,其他的学生从刚才紧张的气氛中透口气,笑出声来。

那个漂亮的女生不好意思的笑着,细巧曼妙的手指快速的按着电子键,让那只“鸡”喂足了食。然后放入口袋,再把粉拳用力握了握,举起来,表达一下成功的喜悦。

“我的童总,你怎么还不回电话,不是特许你的吗?唉,小艾都急死了,他的电话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快快快,快给他回电话。”教室外传来女校长的花腔女高音。肥胖的女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是一个精明的老女人,一脸的春天的温暖。虽然她语气中有些恼怒。

童诚只好应着,草草布置了作业,快步走出教室,就在走出门口的一瞬间,刚才还是挺得笔直的腰背,便驼了。摇摆着屁股的校长走在前面,他盯着肥屁股,想从后面踹上一脚。

他要到办公室去打电话,他不想让安静的课堂有“乱七八糟”的噪音。

校长如此操心原因,路人皆知:小艾是童诚的副总经理,更是她的儿子。那种被人操弄的感觉又从童诚心里升腾上来。他低下头。

自从童诚鬼使神差地被推上校办企业领导的位子,担任所谓的春蕾实业公司总经理之后,以前追求的那种“君子乐道”的生活便不复存在,他一会儿低三下气,一会儿趾高气昂,一会儿又跟一块用完了的破抹布,扔到一边。没人管没人问。他就是一只木偶,被人操纵着喜怒哀乐,在灯光下尽情表演着,完了,还被人吐上一